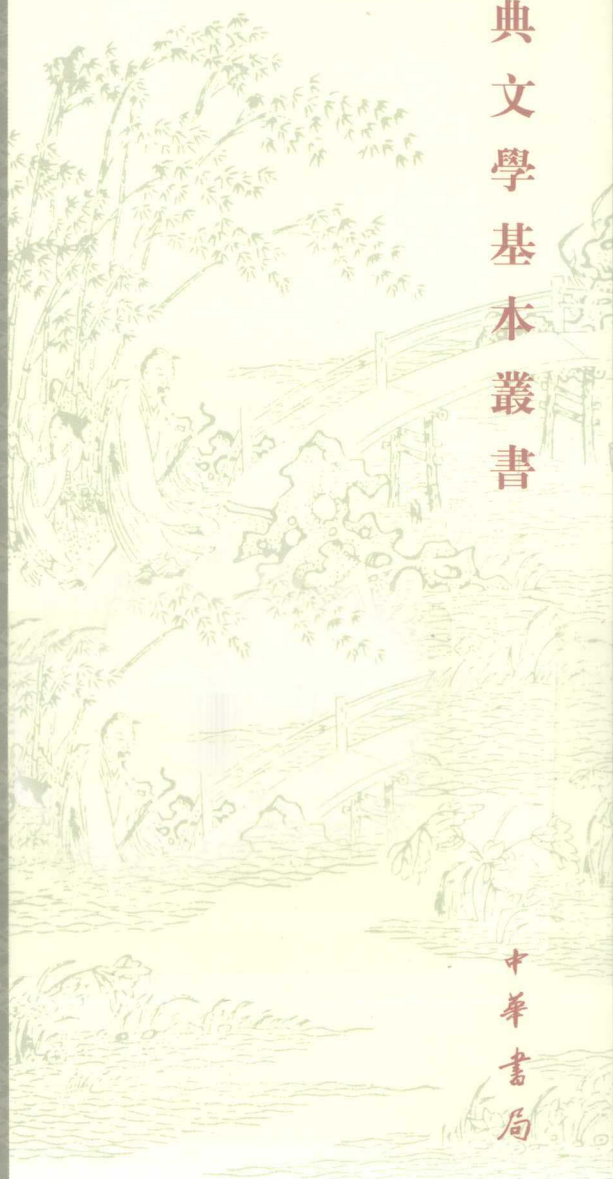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

第二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

第二冊

〔宋〕歐陽修撰

劉德清

顧寶林箋注

歐陽明亮

中華書局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卷四

景祐三年至景祐四年作

顏 跖

顏回飲瓢水，陋巷卧曲肱^(一)。盜跖饜人肝，九州恣橫行^(二)。回仁而短命，跖壽死免兵^(三)。愚夫仰天呼，禍福豈足憑！跖身一腐鼠，死朽化無形。萬世尚遭戮，筆誅甚刀刑。思其生所得，豺犬飽臭腥^(四)。顏子聖人徒，生知自誠明。惟其生之樂，豈減跖所榮。死也至今天在，光輝如日星。譬如埋金玉，不耗精與英^(五)。生死得失間，較量誰重輕。善惡理如此，毋尤天不平^(六)。

【題 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一，無繫年，列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詩前。作於是年夏，詩人時年三十歲，在汴

京任館閣校勘。胡《譜》：「景祐三年」是歲，天章閣待制、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，落職，知饒州（今江西鄱陽）。公切責司諫高若訥，若訥以其書聞，五月戊戌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。」顏跖，即顏回與盜跖，古人視二者為善人與惡人的典型代表。顏回，字子淵，春秋魯國人。孔子得意弟子，貧而樂道，卒年三十二。盜跖，中國古代傳說中反抗貴族統治的首領，後世儒家誣為大盜。詩中的顏、跖，分別喻指朝臣范仲淹、呂夷簡。詩歌通過對比顏回與盜跖，譏刺權相呂夷簡，並質疑「天道酬善」的傳統觀念，表達對儒家倫理道德的理性思辨，張揚重視德行、立志修身的人生理想。詩中出現大段的議論說理，兆示宋調「以文為詩」的發軔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飲瓢水：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子曰：『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』」卧曲肱：以胳膊當枕頭睡覺，比喻生活清苦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

「子曰：『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』」

〔三〕「盜跖」二句：《莊子·盜跖》：「盜跖從卒九千人，橫行天下，侵暴諸侯。穴室樞戶，驅人牛馬，取人婦女。貪得忘親，不顧父母兄弟，不祭先祖。所過之邑，大國守城，小國人保，萬民苦之……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，膾人肝而鋪之。」

〔三〕「回仁」二句：顏回生性仁厚卻短命，盜跖長壽且免於死刑。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：「回年

二十九，髮盡白，蚤死。孔子哭之慟，曰：「自吾有回，門人益親。」魯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」王充《論衡·命義》：「行惡者禍隨而至。而盜跖、莊蹻橫行天下，聚黨數千，攻奪人物，斷斬人身，無道甚矣，宜遇其禍，乃以壽終。夫如是，隨命之說，安所驗乎？」

〔四〕「跖身」六句：盜跖死後受到世人口誅筆伐，臭名昭著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〔五〕「顏子」八句：顏回雖死猶生，有如天上日月，光輝永存。生知：生而知之者。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」誠明：至誠之心和完美的德性。《禮記·中庸》：「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」鄭玄注：「由至誠而有明德，是聖人之性者也。」埋金玉：喻德行才華被埋沒。

〔六〕「生死」四句：比較人生存亡得失，善惡自有公理，無需怨天尤人。

【附 錄】

黃震《黃氏日鈔》卷六一評曰：「總說處提顏子云：『豈滅跖所榮？』跖本無『榮』，顏本不當與跖較榮辱，而歐公云爾，全用『所』字幹意，蓋跖自以爲榮者。若說『跖之榮』，則非矣。初讀疑之，三味乃見。」

《長編》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戊戌（二十一日）：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、館閣校勘歐陽修爲夷

陵縣令。初，右司諫高若訥言：「范仲淹貶職之後，臣諸處察訪端由，參驗所聞，與敕榜中意頗同，因不敢妄有營救。今歐陽修移書詆臣，言仲淹平生剛直，通古今，班行中無與比者。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，猶能以面目而見士大夫，出入朝中稱諫官，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。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迂意逐賢人，責臣不得不言。臣謂賢人者，國家恃以爲治也。若陛下以迂意逐之，臣合諫；宰臣以迂意逐之，臣合爭。臣愚以爲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，急加進用，今茲狂言，自取譴辱，豈得謂之非辜？恐中外聞之，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，所損不細。請令有司召修戒諭，免惑衆聽。」因繳進修書，修坐是貶。」

王闢之《澠水燕談錄》卷二：「景祐中，范文正公知開封府，忠亮讜直，言無回避。左右不便，因言離間大臣，自結朋黨，乃落天章閣待制，黜知饒州。余靖安道上疏論救，以朋黨坐貶。尹洙師魯言：「靖與仲淹交淺，臣與仲淹義兼師友，當從坐。」貶監郢州稅。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。若訥大怒，繳其書，降授夷陵縣令。……時蔡君謨爲《四賢一不肖》詩，布在都下，人爭傳寫，鬻書者市之，頗獲厚利。虜使至，密市以還。張中庸奉使過幽州，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。四賢：希文、安道、師魯、永叔；一不肖，謂若訥也。」

猛虎

猛虎白日行，心閒貌揚揚（一）。當路擇人肉，羆豬不形相。頭垂尾不掉，百獸自然降（三）。

暗禍發所忽，有機埋路傍^(三)。徐行自踏之，機翻矢穿腸。怒吼震林丘，瓦落兒墮牀^(四)。已死不敢近，目睛射餘光。虎勇恃其外，爪牙利鉤鋸^(五)。人形雖羸弱，智巧乃中藏。恃外可摧折，藏中難測量^(六)。英心多決烈，自信不猜防^(七)。老狐足姦計，安居穴垣牆^(八)。窮冬聽冰渡^(九)，思慮豈不長。引身入扱中，將死猶跳踉^(一〇)。狐姦固堪笑，虎猛誠可傷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一，繫景祐三年。作於是年夏，時在汴京任館閣校勘。是年五月，天章閣待制、權知開封府范仲淹上書言事，指斥宰相呂夷簡，落職知饒州。歐致信切責司諫高若訥，被降爲峽州夷陵縣令。參見上詩題解。此爲寓言式政治諷刺詩，詠物感時，寓有深意。梅堯臣《宛陵先生集》卷四亦有《猛虎行》，置《聞歐陽修永叔謫夷陵》、《聞尹師魯謫富水》、《寄饒州范待制》等詩後，當與此詩同爲譏刺呂夷簡之作。詩歌嘲笑「老狐足姦計」與人的「智巧乃中藏」，哀傷「猛虎」的「恃外可摧折」，揭示人心叵測的生活哲理，表現嫉惡如仇的強烈義憤。氣格老健，狀物生動，情感深沉熾熱，詩中的說理成份，標誌歐氏「以議論爲詩」的特徵開始形成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猛虎」二句：老虎大白天出來活動，狀貌悠閒，洋洋自得。揚揚：同「洋洋」，自得貌。《古

文苑·班固《十八侯銘》：「洋洋丞相，勢譎師旅。」章樵注：「洋洋，得意貌。」

〔三〕「當路」四句：老虎攔路選人而食，從不把熊羆野豬放在眼裏，即使低著頭夾著尾巴，也令百獸望風降服。不形相：不端詳，猶言看不上。形相，細看。梅堯臣《雷逸老遺仿石鼓文》詩：

「歷秦漢魏下及唐，無人著眼來形相。」

〔三〕機：機關，指捕獸器。

〔四〕「瓦落」句：老虎的怒吼聲，使屋瓦震落，孩兒也被顛下牀。

〔五〕「已死」四句：虎死有餘威，威勇顯於外，其爪牙比鈎刃還犀利。鈎：古代一種似劍而曲的

兵器。

〔六〕「人形」四句：人體雖然瘦弱，卻機巧藏於內心，外露的虎威不難折伏，內藏的機巧難以提防。

〔七〕英心：猶言英氣，威武的氣概。決烈：剛烈，堅毅。《隋書·地理志下》：「其人率多勁悍

決烈。」

〔八〕「老狐」二句：狐狸老奸鉅滑，安然穴居在斷牆殘壁上的洞窟裏。穴垣牆：在院牆上掏洞。

穴，打洞。

〔九〕聽冰渡：狐狸狡猾多疑，冬天渡河邊走邊聽，冰下無水聲而後行。《漢書·文帝紀》：「方大臣誅諸呂迎朕，朕狐疑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狐之爲獸，其性多疑，每渡冰河，且聽且渡。」

〔一〇〕「引身」二句：狐狸被誘入獵器中，死前還拼命掙扎。扱：捕獲。《廣韻》：「取也，獲也。」卷

末附注：「《猛虎》詩『引身入扱中』，朝佐考字書，『扱』音插，取也，獲也，舉也，引也，收也，義與詩不類。按韓文公《城南聯句》云：『扱妖藤索紆。』時景通云：『布活套於狐徑，而掩其足，謂之扱。』『扱』、『扱』聲相近，公用『扱』字，義或取。」跳踉：亦作「跳梁」，猶跳躍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。」成玄英疏：「跳梁，猶走擲也。」

仙 草

世說有仙草，得之能隱身（一）。仙書已怪妄，此事況無文（二）。嗟爾得從誰，不辨僞與真。持行人都市，自謂術通神。白日攫黃金，磊落揀奇珍（三）。旁人掩口笑，縱汝暫懽忻。汝方矜所得，謂世盡盲昏。非人不見汝，乃汝不見人。

【題 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一，無繫年，列景祐三年詩後。作於是年春夏間，時在汴京任館閣校勘。詩歌嘲諷仙草可以隱身的傳說，笑談所謂隱身之術，實質是「非人不見汝，乃汝不見人」。詩人借詠隱身仙草，諷刺人世間的自欺欺人者，表現其不迷信、反怪誕的一貫思想。敘事與議論相生，文氣疏暢，

有如行雲流水，自然舒卷。

【注 釋】

〔一〕仙草：傳說中的一種靈異草，叫隱身草，持之可以隱身。

〔二〕無文：仙草隱身之事，未見文獻記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四六及《天中記》卷五七同引《邯鄲笑林》，有「障葉」一說，類似「隱身草」。明陳耀文《天中記》卷五七引《邯鄲笑林》：「楚人居貧，讀《淮南方》，得螳螂伺蟬自障葉，可以隱形。遂於樹下仰取葉，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。葉落樹下，樹下先有落葉，不能復分別，掃取數斗歸，一一以葉自障，問其妻曰：『汝見我不？』妻始時恒答言：『見。』經日乃厭倦不堪，給云：『不見。』嘿然大喜，齋葉入市，對面取人物，吏遂縛詣縣官。受辭，自說本末，官大笑，放而不治。」

〔三〕「白日」二句：青天白日，公然肆無忌憚地盜取他人財物。磊落：衆多委積貌。《文選·潘岳〈閒居賦〉》：「石榴蒲陶之珍，磊落蔓衍乎其側。」呂延濟注：「磊落、蔓衍，衆多貌。」

【附 錄】

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一二：「歐公常爲《感事詩》曰……又爲《仙草》詩曰：『世說有仙草，得之能隱身。仙書已怪妄，此事況無文。』則凡神仙之說，皆在所麾也。」

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

碕岸接芳蹊，琴觴此自怡（一）。林花朝落砌（三），山月夜臨池。雨積蛙鳴亂，春歸鳥哢移。惟應乘興客，不待主人知（三）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外集》卷六，無繫年，列景祐三年詩後。作於是年六月三日，時在貶官夷陵途中。歐《于役志》：景祐三年六月「庚戌（三日）過宿州，與張參約：泊靈璧鎮，游損之園。會余有客住宿州，參先發，蟻靈壁，待余不至，乃行。晚次靈璧，獨游損之園。」蘭皋亭，宋祁《景文集》卷二一有詩《蘭皋亭》，題下自注：「張學士充別墅。」可參見「附錄」蘇軾《靈壁張氏園亭記》及清查慎行《蘇詩補注》卷二五《留題蘭皋亭》注釋。詩中張損之或與呂祖謙《宋文鑑》卷八五劉牧《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》所涉同一人，葉適《習學記言》卷四九亦有「與契丹和前四十年劉牧送張損之，後四十年蘇洵送石揚休、張來送李之儀三序」云云。詩歌描寫蘭皋亭的夏日景觀，朝花夜月，蛙鳴鳥哢，展示詩人的瀟灑情懷，表現其身處逆境而以順處逆的自得自樂心態。詩律齊整，氣韻流走，情感寓於景物之中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碕岸」二句：在長滿花草的河邊曲折小路上，我飲酒彈琴，怡然自樂。碕岸：曲折的河岸。

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碕岸爲之不朽，林木爲之潤黠。」

〔二〕砌：臺階。

〔三〕「惟應」二句：祇要我們游客玩得開心，不必驚動園林主人。不待主人知：典出《晉書·王徽之傳》，參見本書《雜言答聖俞見寄，兼簡東京諸友》注〔三〕。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明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一四〇，又輯入清管庭芬、蔣光煦《宋詩鈔補·歐陽文忠詩補鈔》、陳焯《宋元詩會》卷一一。

蘇軾《東坡全集》卷三六《靈壁張氏園亭記》：「道京師而東……凡八百里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。其外修竹森然以高，喬木蓊然以深。其中因汴之餘浸，以爲陂池，取山之怪石，以爲巖阜。蒲葦蓮芡，有江湖之思。椅桐檜柏，有山林之氣。奇花美草，有京洛之態。華堂廈屋，有吳蜀之巧。其深可以隱，其富可以養。果蔬可以飽鄰里，魚蟹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。」

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一：「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，所謂小蓬萊也。蘇子瞻愛之，題其上云：『東坡居士醉中觀此，灑然而醒。』子瞻之意，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，醉則踞之，乃醒

也。蔣穎叔過，見之，復題云：『荆溪居士暑中觀此，爽然而涼。』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，題其後云：『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，一笑而去。』張氏皆刻之石，後歸禁中。」

清查慎行《蘇詩補注》卷二五《留題蘭皋亭》注：「本集《張氏園亭記》略云：道京師而東，凡八百里，得靈璧張氏之園于汴之陽。其中修竹森然以高，喬木蓊然以深，因汴之餘浸，以爲池。予由宋登舟，三宿而至其下，張氏之子碩求文記之。張氏世有顯人，自其伯父殿中君，與其先人通判君，始爲此園，作蘭皋之亭以養親。其後增治之，於今五十餘年矣。」

初出真州泛大江作

孤舟日日去無窮，行色蒼茫杳靄中^(一)。山浦轉帆迷向背，夜江看斗辨西東^(二)。漣田漸下雲間雁，霜日初丹水上楓^(三)。蓴菜鱸魚方有味，遠來猶喜及秋風^(四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一〇，繫景祐三年。作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，時詩人初離真州，放舟長江。歐《于役志》：景祐三年七月「丙戌（十日），至於真州，大熱，無水。」「庚子（二十四日），次江口。」真州，宋代州名，屬淮南西路，治所在今江蘇儀征。大江，即長江。詩歌描寫舟行兩岸的景色風物，江

面上的朦朧秋景，映襯詩人的迷茫心境，尾聯頗顯開朗，表現其失落中的曠達、逆境中的淡定。語言平易，擺脫崑體。繪景如畫，情韻俱佳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孤舟」二句：孤舟一葉，泛行長江，日復一日，霧靄濛濛，何日何處纔是盡頭？ 杳靄：遠方的雲霧。

〔三〕「山浦」二句：在彎轉的江流中揚帆夜航，連東、南、西北都分不清楚，祇得依靠北斗來辨明方向。 山浦：隨山曲折的水邊。

〔三〕「漈田」：有水的稻田。漈，水流貌。

〔四〕「蓴菜」二句：用晉人張翰秋風中思念家鄉美食而棄官的典故，表達人生貴在適意的豁達情懷。參見本書《送友人南下》注〔二〕。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明李裘《宋藝圃集》卷九、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一四〇，又輯入清康熙《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·御選宋詩》卷四六、管庭芬、蔣光煦《宋詩鈔補·歐陽文忠詩補鈔》、陳訐《宋十五家詩選·廬陵詩選》。

趙與峕《娛書堂詩話》卷下：「歐陽文忠公詩：『山浦轉帆迷向背，夜江看斗辨西東。』東坡亦

云：『山水照人迷向背，祇尋孤塔認西東。』身游山水間，果有茲理，二公善於形容矣。」

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二九，舉本篇領聯爲例，稱歐「詩似其文」，「紆徐不迫，雅似其文境矣」。

江行贈雁

雲間征雁水間棲，矰繳方多羽翼微（一）。歲晚江湖同是客，莫辭伴我更南飛（三）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一〇，繫景祐三年。作於是年七月下旬，時舟行長江，在貶官夷陵途中。歐《于役志》：景祐三年七月「庚子（二十四日），次江口」。征雁南翔，水間棲止，周圍危機四伏，正是貶途中詩人的化身。尾句的深情呼喚，蘊含詩人的孤單落寞感受與沉痛悲涼心情。寄意幽婉，情感豐富而含蓄，頗具唐詩韻味。

【注釋】

（一）「雲間」二句：旅雁在雲水間飛宿，但暗箭難防，時時都有危險。征雁：遷徙的雁，多指秋天

南飛的雁。南朝梁劉潛《從軍行》：「木落雕弓燥，氣秋征雁肥。」卷末校記：「一作『秋

雁』。」贈繳：繫有絲繩、弋射飛鳥的短箭。贈爲拴著絲繩的箭，繳爲繫在箭上的絲繩。《呂氏春秋·直諫》：「荆文王得茹黃之狗，宛路之贈。」高誘注：「贈，弋射短矢。」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思援弓繳而射之。」朱熹集注：「繳，以繩繫矢而射也。」

〔三〕「歲晚」二句：大雁與自己都是江湖游客，希望能够作伴一起南行。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清康熙《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·御選宋詩》卷六五、《淵鑑類函》卷四一九。

琵琶亭

樂天曾謫此江邊，已歎天涯涕泫然〔一〕。今日始知予罪大，夷陵此去更三千〔二〕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外集》卷六，繫景祐三年。作於是年八月中旬，時貶官夷陵途經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。歐《于役志》：景祐三年八月「丙辰（十一日），禱小姑山神，至江州。」「丁巳（十二日），在江州，約陳侍禁游廬山。余病，呼醫者，不果往。遂行，次郭家洲。」琵琶亭，《明一統志》卷五二《九江府》：「琵琶

琵琶亭在府城西大江濱。唐司馬白居易送客湓浦口，夜聞鄰舟琵琶聲，問之，乃長安娼女嫁于商人，爲作《琵琶行》。後人因以名亭。詩人站在當年白居易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」的江邊，暗借《琵琶行》詩意，古今兩詩人，淚往一處流，抒發的同是淪落天涯之感，同是憤懣不平與抑鬱不屈之情。撫今追昔，妙喻巧比，含思婉轉而清放，取法白體。

【注釋】

- 〔一〕「樂天」二句：自己來到這江邊，想到白居易曾貶此地，同病相憐，頗覺傷感。元和十年（八一五）白居易貶官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，次年作《琵琶行》寫與歌女的遭遇，寄託自己的人生感慨。已歎天涯：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」 泫然：流淚貌。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「孔子泫然流涕曰：『吾聞之，古不修墓。』」
- 〔三〕「今日」二句：現在纔知道自己的罪過有多大，所以會貶到那麼遠的夷陵。語意含蓄，哀而不怨。夷陵：今湖北宜昌。距九江水路約有二三千里路程。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明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一四〇，又輯入清吳之振《宋詩鈔》卷一二。

黃徹《碧溪詩話》卷五：「退之：『心訝愁來唯貯火，眼知別後自添花。』臨川云：『髮爲感傷無